精确地预言“文革”暴风雨者

柴静



竺可桢（右二）、顾准（右三）乘船考察黑龙江流域，摄于 1957 年 7 月

壹

1952 年，37 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。

关于这次撤职，没有档案材料，只有一份当年 2 月 29 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：“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，自以为是，目无组织……屡经教育，毫无改进，决定予以撤职处分。”

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，一个穿背带裤，戴玳瑁眼镜，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“睥睨”二字的人，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。

他不是出身望族，12 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，15 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，大家都承认：“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”。

但是这个人“不服用”。

撤职当天，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，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，没有暖气，脚都冻痛了……天亮之后，他“使劲推开了门，走了出去”。

1 个月之后，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，代数，微积分……开始学习数学，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，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，一直到 1955 年进中央党校为止，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。

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，很容易上手，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，以至于沉醉其中，深夜受寒，得了急性肺炎。

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，他说“逻辑只是工具，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。”

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，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，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，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，书尽管有限，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，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。

历史学家朱学勤说，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，是因为“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”。

知识让人求实，逻辑让人求是。

贰

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，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，功利也就自然消失，他只是以“不顾死活”的方式读书，作笔记，下蛮力，用笨功夫，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。

1956 年 4 月，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？

“我作过一个摘记，认为不会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（苏共）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。这是说，我与他们（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）是一致的了……”

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喃喃自语“这糟糕不糟糕？”

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：“目前这一套规律，是独断的，缺乏继承性的，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”，他谴责斯大林“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、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……”

1964 年，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》，里面有一句话“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，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……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、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……”

他精确地预言：“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”。

“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，一定要躲过去。”他写道。

叁

“观察，而不是愤慨，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。”他在日记里写道。

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，他腰不好，拿的又是短锄，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，双膝破损，臂膀全部红肿了，手掌也血肉模糊，很难拿笔。但他写道："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，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。"

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，他的新工作是捡粪。因为饥饿，粪越来越少了，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，等着人家拉完。衣服上全是粪，他可以不再用工具，"直接用手捡起来"。

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"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凡是这样的队伍，军事化程度高，效率远高于民工……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。"

1959 年秋冬的河南，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，但在他眼里"已经是天堂"，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，甚至偷的东西。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："人变得下流了"。

"哀鸿遍野"的饥荒中，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 1956 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，连感喟都没有。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、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。

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，但是，他说他要保存自己，"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，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。"

"大声说话，理应有此机会。"他写道。

肆

1960 年之后，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，将近 10 年，他没有日记留世。

所以，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，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"读史"，贴在墙上。

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："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，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只当是在读史，看中国向何处去。"

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，"文革"初期，在河南明城，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。顾准说，从来不知道这件事。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。他干脆把脸送过去。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，终于打不下去了。

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，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"我就是反三面红旗，我不反谁反？"

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。

他从小就极倔强，老师在他作文上写"猫屎狗屎，臭不可闻"，他当众撕碎——"既然臭不可闻，留它作什么？"

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《圣经》，有一天他看的时候，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，便训斥他，“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？”

过了几天，顾准拿着一本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去问这位参谋：“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，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这位参谋答不上来，顾准说：“这个典故出自《圣经》。你不读《圣经》，就根本读不懂列宁。”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，即使看见他在看书，也绕着走，以免尴尬。
(本文略有删节)